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 第四十九回 賽純陽甜言哄英雄 雙刀將奮力殺賊人

詩曰：人生名譽最為先，過眼浮雲似箭穿。苦敘皆因奇見惹，多艱為望故人還。

關心花酒將十載，留意詩書只數年。

堪愧芸窗荒怠久，故將佳句寫鸞箋。

馬成龍一瞧王千層的頭頂之上，並不見有頂記；仔細分開發髻，見當中有錢大的一個疤，說：「來人！把他給我捆上。」眾人齊過來捆上了。伊大人來到裡間屋內，說：「把他給我帶上來！」說：「王大人，你乃是封疆大臣，為何歸順天地會八卦教？你要實說就是。」王千層說：「伊大人，我到如今也不得不說了，你也不必細問。我當年作知府之時，與盧定河二人是同鄉的朋友。他原來由幼小入了天地會八卦教，勸我入教。我問他有什麼好處，他說能修煉長生不老，益壽延年，我故此也就與他等入了天地會。到如今我才知道是叛逆，我也無法了。封我二人為鎮北侯之爵，如得了大清江山社稷之時，我等都凌煙閣上標名，開疆展土的功臣，裂土分茅的大將。

今天盧定河他知道侯爺又來了，故意假報二十里鋪黃河開了口子啦，他帶人去扒開，叫大人與侯爺首尾不能相顧，他好下手辦理，把所有的帑銀給八卦教中送了三萬兩。今天他叫我來探聽大人這裡與侯爺是怎麼樣情節，這是實話。求大人不必多問，已然我頭上有了頂記了。」侯爺說：「先把他捆在空房之內，吾出去叫人把他的跟人給送走了。」吩咐李玉：「去到外邊說與王千層的跟人，就說他們大人與侯爺、伊大人有緊急大事，先叫你們回去了，明天早晨來接大人。」遂把王巡撫捆在空房之內。

侯爺說：「馬老兄弟，你跟我去到二十里鋪去拿盧定河去。」馬成龍說：「我也跟著你去？」侯爺說：「咱們是改扮私行，到那裡見機而作才是。」眾家人伺候三個人換了衣服，然後三位英雄辭別大人，暗帶著兵刃，出離公館。

走了有二里之遙，山東馬走的慢，馬夢太性急，聽見那邊侯爺說：「你們哥兩個頭前走，我告便。」夢太說：「我也告告便，馬大哥，你先走吧。」山東馬說：「我走的慢，要先走了就是。」侯爺解完了手，只見夢太在一旁站著，說：「侯爺大哥，咱們兩個人帶著山東馬去作什麼？要走他多咱才到了呢？我有一個主意：少時咱們追上成龍之時，你問我一天能走多少里路程，我說一天能走一千里路程，你就不信，我偏說能走。咱們兩個一賽腿就是了。我一跑，你就追，少時就把他落下了。」侯爺也想：「要同他走，什麼時候才到？」二人正想，到了前邊，與成龍說了兩句閒話。

侯爺問夢太說：「你兩頭見太陽，能走多遠？」馬夢太說：「能走一千里路程。」侯爺說：「我就不信。你走走，看我追的上追不上就是了。」山東馬說：「馬夢太，你就不必與大哥爭論，我就不信你走得了一千里路程。」夢太說：「你不必管，咱們倒走走看，成不成？」說罷，一伏身望前就跑。侯爺隨後就追，幾步就趕過馬夢太。山東馬一想，說：「是了，這明明是馬夢太出的主意，他二人一賽腿就把我落下了，我追不上他們，我會嚷。」想罷，說：「列位，頭前跑的是侯爺顧煥章，後邊那個是瘦馬馬夢太。」這二人一聽，也不敢跑了，站在那裡等著。只見山東馬來到，夢太說：「你嚷的是什麼？」成龍說：「你跑的是什麼？」馬夢太說：「我們不願與你在一處走。你瞧瞧，你穿著那一件藍布大褂，高襪子，山東皂鞋，戴著你那個草帽兒，你像幹什麼的？你瞧瞧，你手裡拿著桑皮紙的折扇，誰一瞧，你就像一個老米碓房的掌櫃的，怯勺！你要跟我們去，所到之處，你裝啞巴別說話，我自然有主意。該吃給你吃，該喝給你喝，該拿賊的時節，你過去動手就是了。」馬成龍答應說：「就是那麼辦就結了，你可不須要笑我。」說著，三個人到了二十里鋪東村頭。

這裡是一個鄉鎮，也沒有人在那裡講究開口子的事。三人一問，並無此事，也不知道總督盧大人的下落。見路北有一個大天棚，四外花帳兒，裡面有正北房一通連五間，坐北朝南門兒，外邊天棚上掛著「兩前、毛尖、雀舌、六安」的幌子。又有「家常便飯、應時小賣」各樣的幌子。裡面靠西邊，有六個八仙桌兒，兩邊都是板凳。東邊照樣六張八仙桌，當中三張，四個過賣，倒也清雅。

侯爺進去，到裡邊一看，倒也乾淨。西邊第四張桌兒閒著沒人，用手一衝，拍著山東馬說：「你在這裡坐著。」馬成龍點了點頭兒。然後又說：「夢太，咱們兩個在北邊頭一個座兒落座。」馬夢太說：「給他拿兩包茶葉，給我們那位沏上茶，給我們也來兩包茶葉。」倒上茶，三人喝了多時。天有巳正，三個人還沒有用早飯哪，拿茶一衝就餓了。馬夢太故意說：「給我們那一位再續一包茶葉。」跑堂的又給成龍續了一包。夢太暗中說：「給我們兩壺酒，要一個拌肚絲、一個鹵牲口、一個醋溜魚片、一個拌雞絲」說完了，又叫人給馬成龍去拿了一包茶葉，放在壺內。他與侯爺在一處，喝一個不亦樂乎。馬成龍先認著是好哪，後來一瞧夢太與侯爺喝上了，他就急啦，招手兒叫跑堂的，用手指伸了兩個，然後往嘴裡一比；又用兩隻手比了一個圈兒，彷彿像碟子似的；又伸了兩個指頭比比，好像要兩個碟子菜樣兒似的。跑堂的故作不知道，說：「你還要兩包茶葉呀？」旁邊有一個老頭兒說：「你與他作什麼假裝不知道！他比著是要酒兩壺、菜兩個。」跑堂的說：「好哇，你老人家不知道，他不是要菜，明明的是要茶葉。」山東馬比划了多時，拿茶也衝的餓了，逗的大家只樂，都說跑堂的不是。

馬成龍急啦，說：「我要喝酒！」大家說：「你把啞巴急的說出話來了。」跑堂的也樂了，說：「眾位有所不知，他一進來我就知道他不是啞巴。我與他說話，他點頭兒，故此我與他戲耍。」說著，擺上了酒菜。山東馬自斟自飲，喝的甚是高興，也不去讓馬夢太與侯爺。他越喝越高興，又要了幾壺酒，直吃得大醉。馬夢太知道馬成龍出門永遠不帶錢，故意說：「馬大哥，今天這飯錢誰給呀？」山東馬說：「我給他錢就是。拿過去，該著多少錢，我給啦。」跑堂的說：「共合錢五吊二百八十文。」山東馬說：「我去到櫃上叫他給我寫筆帳。」跑堂的說：「我看大爺也像一個做買賣的，到櫃上去就是。」山東馬說完，站起身來，到櫃上說：「眾位掌櫃的，給我記一筆帳吧。」櫃上說：「貴姓啊？」成龍說：「我姓馬，在衛輝府城裡住，開冷酒鋪兒，字號是『福海居造化館』。」櫃上有一個劉掌櫃的，是衛輝府的人，問說：「在府衙的哪邊？」山東馬本是瞎說，他信口說：「在南邊。」劉掌櫃的一想，想不起來，說：「油鹽店的哪邊？」山東馬說：「南邊。」劉掌櫃的說：「糧店西邊？」山東馬說：「北邊。」劉掌櫃的說：「北邊是水一片，並無一個人哪。再望北，是一個大坑。」馬夢太直樂，說：「眾位掌櫃的，不必憂心，這乃是小事。我這一個哥哥是半瘋兒，我給錢就是了。」拿出來二兩銀子，說：「剩下給小菜錢就是了。」

三個人坐在一處談閒話。只聽那邊大喊一聲，口中說：「山東馬，你原來是一個忘八，在水內住著。」三個人一聽，回頭一看，只見那花帳兒以內靠著東邊有一人：年紀約在十七八歲，身穿著藍洋綳短汗衫，雪青官紗中衣，漂白襪子，厚底藍寧綳四框的鞋，桌上擱著一件銀灰洋綳的大衫；面如傅粉，五短身材，五官俊秀，品貌不俗，身材凜凜，齒白唇紅，笑嘻嘻的在那裡說：「山東馬，你是一個忘八呀？」馬成龍一瞧，說：「好！」走到那少年跟前，用手一摸人家的臉兒，說：「小如意兒，你怎麼與我玩笑？我瞧你就是一個『龍陽生』！」那個少年男子說：「順心嗎？別玩笑啦，我瞧你也是一個『龍陽生』。」